鮚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論一

春秋五霸失實論

春秋之五霸其說不一或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或則進吳闔廬而退宋襄或又登越句踐而去秦穆愚皆不以爲然秦穆原非中國之霸僅是西戎之牛耳而可以言主盟者雖史記嘗有天子錫命之文而不足信宋襄實嘗主盟以困於楚故不終先儒亦嘗言之顧不知楚莊之不足言霸也楚莊於中國求如宋襄之一

歟且不可得何以言霸蓋楚自成穆以來無日不爭霸而終不得霸直至盟宋會號弭兵以後始得專會於申而其霸以成然以靈之無道終不可言霸故追屬之楚莊（楚莊非霸惟馬驌嘗見及之）至吳則黃池主盟方遂其霸而國隨以亡是亦宋襄之流也越雖嘗主盟然從之者寥寥詎能夸糾合之盛乎蓋所謂霸者必能使天下望國皆來聽命定其朝聘之節張其征討之威號令分明有如葵邱如踐土而後不媿於禮樂征伐之自出如楚如吳如越草竊苟偷不過為霸之閏而已即軼秦宋何足以嗣桓文然則五霸之目究以誰當之曰齊一而晉四也終

晉之霸由文襄至昭頃凡十君然實止四世文公垂老
而得國急於求霸既有成矣而圍鄭之役見欺於秦此
其所深恨也幸襄公員肖予足以繼霸自靈以後而始
衰成公以郯之敗幾失霸至景公而復振至厲公而又
衰中興於悼其規模赫然有先公風平公以後至昭頃
則無譏矣故文也襄也景也悼也接齊桓而五晉之失
猶齊景稍有志焉而弗能也是以霸於此而絕世之無
識者以爲一晉而得五霸之四疑於予晉過厚不知論
四王者周之文武居二非厚周也楚之恃强而好勝莫
如靈其時南北既成而申之會要必請於晉而行是以

知天下之望惟晉是說也今戶部侍郎臨川李公最以爲然

春秋四國強弱論

鄭桓公當周之季已能卜齊晉秦楚四國之大其後卒如其言吾以四國形勢論之晉與秦最上楚次之齊爲下自夏以前皆都晉蓋其據太行負中山扼蒲津風氣最完固輔以代北之馬猗氏之鹽有不殆者三焉晉之初封疆宇尚隘其後漸廓直與雍豫相接姜戎又附之故天下莫強焉而由太原下瞰長安纔數百里故嘗足以凌秦然秦人據函谷負三巴扼渭曲稱爲陸海其險

不下於晉是二國者實天下之奧區楚之勢萬不足以擬此然而伊洛以南江漢環之亦天塹也進則由申息以通中原退則閉方城而守雖強國弗能驟加亦足豪矣而齊皆無之雖負泰山環濁河淸濟據臨淄而不足以稱地險其以東秦稱之者妄也是以自桓公卒晉強則附晉楚強則附楚而見摧於晉者爲尤甚靡笄敗後再折於平陰三困於夷儀無不長驅得志齊之報晉者一特乘其欒盈之難不可爲武直至晉陽大亂齊始稍挺可以知其弱矣宋之盟晉楚共議釋齊秦齊終朝楚而秦不然甚矣齊之弱也晉楚相爭晉之大得志於楚

者城濮也鄢陵也楚之大得志於晉者邲也楚之敗以子玉子反晉之敗以先縠荀非然者莫能相尚然亦皆去其國而鬬若直入其境則未聞其能大勝者則險可知也齊則使人入其堂奧而凌之矣秦之強足以抗晉而過楚乃不得稱霸於中原則屈於晉也晉之霸也首得秦而伐鄭之役失之向非襄公之再勝則晉幾不霸然雖勝之而秦遂去而之楚晉霸之滅邑也未嘗不以秦故成公厲公之際累欲收秦而不得而楚雖得秦不過稱與國未嘗能致其朝享豈若齊之朝晉朝楚奉命不暇哉夫晉楚雖世霸而菁華亦稍竭矣故五霸之降

爲七雄而秦晚出莫能與爭是亦運會之迭爲消長也晉不分或尚足以抗秦晉分而秦盛矣則秦之不成霸也亦未必非福雖然此亦第以險論之耳齊於四國爲稍弱而桓公之時南服楚西致秦葵邱之會晉亦聞風而至何其雄也內政廢兵車喪至使晉人齊之欲合南東其畝則亦視乎其人而已矣

秦穆公論

甚矣夫讀秦誓者之疏也謂穆公是誓以其悔過之誠故錄之充是心也霸而幾近於王嗟乎穆公而果悔乎哉秦晉之隙始於伐鄭秦與晉共伐之而秦背晉而成

之其曲在秦然晉受大恩於秦而以此爲讎則曲在晉秦旣戍鄭而又襲之則曲在秦然秦自襲鄭而晉邀之則曲在晉是固皆衰世之事不足深責而吾觀當日晉甚巧而秦甚拙彭衙之役孟明欲雪隻輪不返之恥而不意再敗至使晉人嗤爲拜賜悔過者如是乎旣而晉人取汪以報之孟明不能禦復窮兵以逞至於焚舟悔過者如是乎晉人以爲是必死之兵也何必與角角之而勝無所加於前而相尋且不可已不勝或損吾軍於是閉關不出聽其小有所得可以自葢而秦人果封殽尸而還不知者竟以爲晉之屈豈知晉者乎究之王官

之役秦何嘗大有加於晉不久而晉報之矣再敗而一勝已不爲武而況其不成勝也旣食其悔過之言又不足遂其雪恥之志吾竊爲笑之且夫孟明庸人耳其與陽處父相語甫離俘馘遽以拜賜爲詞何其淺也當其爲斯語而識者有以卜其彭衙之辱矣故吾以爲孟明歸秦之後百里奚蹇叔殆不久死而後得以窮兵不然是二人者必將復痛哭而諫之而不至如此之悖也抑或秦誓之文葢卽出於二人代作之詞及二人者死而後心又動亦未可知也左氏之見不及此盛稱秦君臣而以爲霸西戎之舉卽由於此多見其誣也然則聖人

之錄之尚書何也曰是非有取而錄之也聖人葢歎誓誥之衰有如秦人之托諸空言而卒不克踐者故存之以爲世戒不見夫詩之錄閟宮耶僖公有何攘楚復許之功而妄言之聖人之存之亦以示譏非取之也秦自王官之後不復東征葢亦力竭不能復出矣是舉也後世有學之而亡者慕容垂是也更有謬悠之說以爲聖人逆知秦之繼周而存其誓則是比於緯候之流其亦不待吾言而後辨也夫

楚莊王論

慈谿黃氏曰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歷謂楚初令陳人無

動將有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紿而取之也討此者如是乎徵舒弒君公孫寧儀行父致君之弒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二人之罪尤重今殺徵舒納二人討賊者如是乎善乎濤江張氏之言云二人必誘楚以利故楚殺徵舒而縣陳徵申叔時言陳亡矣又曰徵舒之弒在宣十一年之夏辰陵之盟弒已及年何以不討楚自背盟而行無道故陳亦背楚而從晉黃氏之言可謂核矣愚初治春秋時嘗見及此顧未敢遽反先儒百口同聲之說不知黃氏已言之也然黃氏於楚所以背盟之故尚未發焉春秋之世嗣君

得列於會則不討是雖衰世之法要亦霸主之例然也寧儀之奔楚久矣而辰陵之盟帖然則未嘗聽其言蓋楚但欲得陳而已無他心也使陳終服於楚則少西固在所不討然而陳卽以是年朝於晉斯楚之所以怒也於是假討賊之名以加陳可以使陳無動固絕非寧儀之力也其後之復陳也亦不盡以納諫蓋是時陳侯固在晉也倘晉挾陳侯以與楚爭則事亦尚未可知於是假納諫之名以復陳而陳必不敢抗我而他之矣故謂其討賊者固非卽謂其納諫者亦未盡也楚之與晉爭者陳鄭宋耳辰陵之盟陳鄭俱在未幾俱入於晉故陳

平而加鄭矣鄭亦有賊耶鄭平而及宋之淵矣宋亦有賊耶是固不待辨而明者聖經但書辰陵之盟於前則其後無不了然甚矣夫左氏之昧也又何况於諸家至於靈公之葬說者以為前此竟未嘗葬至是楚始葬之雖黃氏亦云然則益昧矣靈公雖弒嗣國者固其子也謂其見脅於逆臣而不備禮如齊莊公之葬則固有之豈竟有棄而不葬者是特楚人假仗義之名為之改葬而偏告於諸侯耳五霸之中惟楚最無可稱僅此入陳之役諸家許之而豈知其皆非聖人之意也

叔仲惠伯論

荀息之傳奚齊也阿君命而蹈危機故左氏以白圭之玷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蓋以王法言之是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菀枯之歌出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能誓死不可謂非義叔仲惠伯更非荀息比也彼其所傳者爲世子先君卒旣已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弒之此在未事之先文公未嘗有並嫡之失也宣公未聞有奪宗之嫌也彼其私事襄仲之醜文公不知何況惠伯則是惠伯之死足與烈日爭光而聖人不書焉何歟求其說而不得遂有妄誕爲匹夫之諒者或指爲暴虎馮河之勇者前則馬驌

後則顧絲一日同祠有是哉其謬也果爾則將使爲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得臣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者反得以通權自任歟得臣無足論矣行父號稱賢者方且屈於襄仲而爲之役則是中流一壺僖惠伯可爲此說者徒以長後人臨難苟免之習者也當付託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才力足以辦之而後可不然不如死死之愈也亦有成事而卒害義者里克是也是以亂濟亂不如死死之愈也安得以惠伯爲徒死哉倘責惠伯以不能先事弭奸保其所託則亦求備之論要之其一死不可非也且夫惠伯之死也其孥已奔

祭矣已而復叔仲氏豈非宣公自媿其篡襄仲亦自媿其逆行父輩亦自媿其依違而魯人亦共憐其忠而復之乎柰何百世而後反有持謬論以非之者哉然則聖人之不具於史何歟曰春秋既諱國惡不書子赤之死則惠伯之死無從附見此屈於尊者不得已也亦非以舊史畏襄仲不書而仍之也

論華元刼盟事

七雄之時勇夫以氣矜互相尚習俗既成王侯亦降心焉然成功者要僅見其一則藺相如其一則毛遂至於安陵之唐雎則頗疑附會矣要其源起於華元之刼盟

然左氏所載夜登子反之牀其辭氣仍雍容但終之以子反懼與之盟而已曰懼則華元之情狀足以脅之可見矣此左氏之文詞所以大雅難及也柰何妄撰曹沫事而史公從而實之妄矣

孔子正名論

蘇右丞謂靈公之死衛人立公子郢而郢不可乃立輒使輒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聵可也雖然孔子爲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父耳蒯聵得罪於父然於其入也春秋以世子稱之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以其子得立成

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納父是世子爲君也而名亦正矣其後胡侍郎謂孔子爲政必當告於天子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

子全子曰右丞何以知蒯聵之非世子若本非世子而孔子可以世子稱之則本爲世子而亦可不以世子目之宋儒說春秋多如此乃大亂之道也孔子以世子稱蒯聵則其嘗爲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爲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又無疑矣觀左傳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世豈有其子得嗣

爲諸侯而其父遂不必有所受而稱爲世子之禮右丞之說眞無稽之談也惟蒯聵嘗爲靈公所立未嘗爲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然而衛人方自以爲有名則以蒯聵得罪於父也夫蒯聵欲殺南子其處人倫之閒未盡其道則有之而其心則可原也雖以此得罪於父而當在未滅之條者也況靈公前此嘗立之而其後又未嘗聲其罪而廢之則衛人欲追探靈公之意而廢之於義有未安也故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

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蒯瞶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爲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且使蒯瞶不得爲世子則衛人何所見而立輒其立輒也固以其爲世子所出而立之也天下有世子而不應嗣位者乎侍郎之說亦未爲斟酌盡善之道孔子爲政必不出於此也

萇弘論

左傳萇弘合諸侯以城成周衛彪傒曰萇弘其不沒乎周語有之曰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之爲此言以爲

周人殺萇弘之張本也子全子曰有是哉左氏之妄也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萇弘之死亦豫爲之地步而不自知其背使如其言則是後世人臣當國事將去必當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天地之崩裂且將不顧矣雖然吾於萇弘則尚別有責焉春秋之末所稱閎覽博物君子者莫弘若也故孔子亦嘗從之學樂則其識古今事變必多據左氏言周劉氏晉范氏世爲昏姻朝歌之難周人與范氏及趙鞅以爲討遂殺弘以說夫范中行搆難之由不過欲并趙氏范中行之據朝歌趙氏之據晉陽其罪惟均然至於戰不克而伐公宮既

出奔而連齊衛結戎蠻以傾故國則其狓猖潰決無君
甚矣萇弘方將扶周室於垂盡射貍首以致諸侯之不
庭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卽當使諸侯之得有其
大夫今不能明大義於天下而反從而助焉天下其謂
之何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晉人戍之是晉霸
中衰之時欒盈之叛晉也而齊人救之是齊靈公極亂
之時魚石之叛宋也而楚人戍之是楚霸中衰之時是
皆其國無賢臣遠慮故倒行而逆施一至於此是以欒
盈之亂叔孫穆子救晉次於雍榆春秋予之彼與國尚
有然者況天下之共主哉況敬王之入周也崎嶇伊洛

之罰其慬而得免者惟晉是依乃當晉之有事而忽逆衛其叛臣則其召侮也固宜然吾意萇弘之賢必無此事或者周室諸臣忌弘之才方見用於劉氏及晉之討無可委過從而害焉如唐之殺杜讓能以說于岐固始之流遂致誅而不從者也古今冤抑之事容有相類彼其勃鬱煩冱之氣莫可暴白所以血三年而化爲碧不然則其爲周計固未嘗一死亦不足辭矣惜乎左氏生於定哀之際乃不能爲詳攷其實也若據韓非子則以爲叔向所陷其時叔向之卒久矣韓子之言不知何所據也貍首之射太史公嘗笑之故予不復述而但就其

致死一節論之云

亡吳論

春秋之季吳國天下莫強焉汲其亡也忽諸世之尤之者以爲會稽之成一也艾陵之師二也黃池之會三也向微是者吳當遂霸天下然此皆自事之已形者言之而非其元氣之所由削禍命之所由傾夫吳之亡始於通晉成於入楚而其構怨於越則由此兩事而起固不待其子之身有鄙同之佞員聖之誅而識者方知之也且吳建國於江淮之閒其疆隅不足當楚之半以形勢言則大江之與長淮楚皆踞其上流江東四戰之地不

足與之爭衡是以自壽夢以前俯首而附楚者非特其風會未開抑且勢不得不然晉霸既衰思出奇策以制楚巫臣又藉手以洩私忿其通吳於晉者非能確然謂吳之必可以制楚以爲卽令不果勝而楚之一歲七奔命已大病矣夫吳之一往而無厭也其亦何所止竟得志於楚則必并加於晉其後齊盟爭長之事可驗也然晉自趙文子當國而後偷安視息以自延特利其目前之爲助而不暇遠慮於吳之卽楚也而楚亦不幸而適在中替之日當國如子重子反子瑕之徒皆庸材是以吳得起而乘之齊桓之謀楚也蓋亦嘗用徐矣輔之以

江黃道柏而不克也當時之徐來必下於吳也前後之
楚不同也然以累世強大之楚植根已固卽令不競豈
能猝亡其國而諸蠻視吳素屬等夷其中必有倔強而
不相下者斯越禍之所生也楚不可猝亡又生與國之
患則吳之國危吳之國危其勢固非中原救援所能及
是則輕其社稷之計而受人發縱指示之愚以結歡於
鞭長不及之地失策未有如是之甚者且兵者凶器聖
人不得已而用之故黷武者造物之所忌也吳自諸樊
以至王僚無不好戰疆場之間連年搆鬭江淮而東前
此所未有也玉帛外竭干戈近訌民力幾何而不困也

強水師爲車戰違地利也凡若此者皆吳人墮於巫臣
之計而不自知且吳亦第見平王暮年信用囊瓦費無
極鄢將師幾於尸居餘氣以爲可亡之會不知大臣自
左司馬戌而下猶有人焉又三公子皆賢者君子是以
知楚之未易覦也隨人陳人守舊盟而不貳豈果忘乎
日見凌之怨覘國者其審矣故當是時非以王者之師
臨之必不足以亡楚夫王者之師何如當囊瓦臨陣之
際宣其脅晉列侯殺害忠臣之罪正告於楚之三軍以
及其近郊遠郊之民則楚人自瓦解而倒戈繼遣一介
上告天子及中原諸國宣其累世憑陵諸夏之罪或許

以反其侵地或許以繼絕九縣之封盡還其故則小國向風牛酒日至爲伯州犁伍奢郤宛發喪收諸亂臣之族付諸理官慰安楚之公室安堵無恐禮其士之賢者則楚人將反爲吾用於是分兵歸吳以備不虞休士於楚以鎮新國則秦人必不敢出而數年之後入朝周室一匡天下大業可得而成矣七國之時樂毅入齊蓋頗有其風焉而惜乎其用未竟也今觀於吳則反是逞其封豕長蛇之習恣其倒行逆施之狀決漳水以灌紀南決赤湖以灌郢則民其魚矣夫槩王與子山爭處令尹之宮則草野之遺污辱又可知矣楚人上之則痛心於

廟社之荼毒下之則切齒於家室之播蕩卽無秦人吳亦安得有楚卒之內變起外援至踉蹌而去所得不償所失夫得失之不相償猶之可也而過此以往楚人之讐雖百世不解豈不懼哉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闔閭或不亡矣況自晉人以吳困楚而楚人卽以越窺吳昭公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始以師會楚伐吳圉陽之役越遣大夫胥犴勞之公子倉歸乘舟師而從之其固相結也如此三十二年吳始用師於越而是役也越遂乘虛入吳夫吳既素有不快於越而入郢之時全不爲備是亦可以見其疏矣卒之檇李之役反隕其身以致貽患

於其子其後句踐與師申包胥實在焉則楚自遷都而還雖不以一矢修怨於吳而吳實亡於楚也嗟夫天道好還故禍機之倚伏如轉轂焉可不懼哉或曰若吳當會稽之時不許句踐之成豈能復為後患而跨三江五湖之固亦不遽至於亡予曰不然吳不滅越國亡即滅越亦亡夫闔閭父子皆好勝而不顧其後者使其晏然而有越則將以為天下皆莫吾若其進而與中原爭衡不待其事之畢也是時中原遽衰固不能摧吳之鋒然而商魯之溝茶壘之壘逞其雄心虐民以用楚人復仇之師將起而議其後百粤宗支之處甌閩者從中應之

此其亡亦不出二十年以後也或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夫差之報仇是固不可以已者也既取越而有之慓慓危懼撫諸小國結好中原其庶可以免乎雖然吳以崛起之國窮兵以犯鬼神之怒求其保泰而持盈也吾有以知其不能故曰吳之亡自壽夢以後啟之至闔閭而極夫差乃天之所假手者耳

越句踐論

以吳之強也而句踐於覆亡之餘生聚教訓而沼之是荊楚所弗能古今之論復讐者孰有光於斯自是而反諸侯之侵地遂以稱長於上國誠偉矣然其晚年功業

稍衰何也曰是可以見持盈之難也范蠡之言曰句踐之爲人可與患難不可與安樂以是知其量亦易荒也彼夫差之初政益刻苦自厲矣卒以報越及其功成何一往而不克自持也句踐雖不至如此之甚然以沼吳之後夷攷其所爲非前日比太宰嚭者亡吳之巨子也句踐信而任之其欲納魯哀公而不克出於嚭之受賂句踐尚可爲國乎吾觀范蠡之去也殆有見於嚭之見用而飄然而避之也文種之死也必嚭惡而殺之也洩庸以下諸公之不復見也必皆爲嚭所抑也太史公謂誅嚭者謬矣爲國莫大乎用人卽此一端其餘皆可知

也鄧艾平蜀而赦黃皓君子知其不終況從而用之乎迹其遠騖上國於魯於衛於邾逞其雄心而淮泗之閒終弗能有是皆亡吳之遺而句踐襲之其幸而不亡者幾希嗟乎晉之衰也南方之霸凡三出楚雖久爭中國然至靈王始得專主諸侯之盟恣睢暴戾遂以自殞繼楚者吳其橫行更甚焉故其亡也愈慘越則稍戢故無覆滅之禍而其不克終霸要亦侈心爲之也或以爲種不死蠡不去夾輔霸業必不至於此而已予以爲種不死蠡不去當輔之以廓大其國而必不敎以圖霸蓋遠處三江五湖之閒鞭雖長而不及欲博主盟之空名而

耗其國以從之智者所不為也況重之以戮功臣信壬人則其衰也固宜

信陵君論

信陵君之賢至使漢高祖易代慕之良亦難矣其初破秦軍以存趙也得之侯嬴其再破秦軍也得之毛公薛公皆知人之效也顧獨失之虞卿子全子曰是舉也當魏齊之亡走於趙而已失之不待虞卿之至也魏齊魏之相也又魏之諸公子也夫以諸公子之親加以相之重而使秦人一言而竟惴惴乎不能保其頭卽謂齊之庸有以招強國之侮而以二千里之魏信陵之才不能

保其公子與相之頭則辱甚矣魯仲連之語辛垣衍也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驚其言仲連引紂之烹九侯鄂侯以證之吾以爲仲連之證猶疏也何不曰前者魏未帝秦秦猶能取魏公子及相之頭夫公子王之骨肉也相王之左右手也同爲王而不能庇其骨肉與手足既帝之而何難烹醢其身乎吾不知是時衍將何辭以對也且諦觀秦之肆暴於六國也固挾其堅甲利兵以攫人亦半挾其虛聲恫疑恐喝以下人六國之懦也堅甲利兵尚未至而已爲其虛聲所劫此其所以亡也彼和氏之璧其不重於公子與相之頭明矣澠池一擊之

缶其不重於公子與相之頭又已明矣藺相如以身當之而秦遂不能有加於趙其氣足以抗之也秦以其氣加人人亦以其氣抗之而秦遂詘然而沮以是知秦之亦無能爲也何也以氣遇氣有勇者勝此七國時之風習然也且相如之抗秦也以匹夫入虎口而抗之若信陵是時則據吾國而抗之不似相如之危也計不出此使魏齊走趙平原仗義留之及平原被紿見留於秦虞卿復以魏齊來歸而信陵猶遲疑不敢納焉不可以爲丈夫矣予嘗爲信陵計是時莫若留魏齊令無他往而治兵待於境上以書答秦曰魏齊下國之公子而寡君

之相也無忌亦秦公子之末而與聞寡君之國政者也
范雎則王之相也秦王爲其相他國之王孰不爲其相
今王以已之相而求寡君之相卽魏齊不足惜寡君之
相足惜下國之公子亦足惜寡君不堪其辱王必欲齊
請以師見吾知秦必不敢再索魏齊亦不敢戰至若平
原之素行其他不如信陵而是舉則在信陵之上夫平
原之與魏齊越境之交耳其始之留之也尚不足爲平
原異及其被紿見留於秦而侃侃曰貴而爲友者爲賤
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魏齊者勝友也在固不出也今
又不在此其言有相如之風矣是時秦雖不肯出平原

於關然其氣已屈使趙王能用虞卿之言必不捕魏齊而使廉頗趙奢李牧之徒以兵叩關問罪於秦曰魏齊魏之公子而又相也平原君寡君之弟而又相也范雎則王之相也秦王為其相他國之王孰不為其相今王以己之相而繫寡君之相以求魏相寡君不堪其辱王必不出平原君於關願以師見吾知秦必不敢害平原亦不敢戰然則是舉也信陵能行之魏可以自強趙能成平原之美而行之趙可以自強而惜乎其皆不能以遂秦之暴以示六國之弱以是知六國之必亡也嗟乎他人不能則亦無足責耳矣信陵君之賢而亦不能是

可惜也非特交臂失一虞卿而已也宋之困於金也函
韓侂胄之首以予之執田俊邁以予之其人良不足惜
不知國體之辱士氣之自此而不振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六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論二

諸葛孔明入蜀論

眉山蘇氏曰孔明棄荆州而入蜀吾知其無能爲予全子曰謬哉蘇氏之言也荆州之爲江左重也誰不知之雖然由西北以取東南則荆州爲要得荆州而江南不可保由東南以取西北則荆州非其地也當是時曹氏據中原之形勝十有其九由荆州以取襄陽不過得宛洛其地四戰卽得之江南亦不能以兵守之倘謂由荆

州以窺武關撼長安則甚難桓溫之攻符氏是也蜀之爲土也嵯峨天險宜不過自守之區而爲長安之背高祖嘗用之以取三秦以長安之固豈蜀之所能爭而長安有事則蜀之力能爲患昭烈之入蜀長安十部甫歸曹氏張魯未亡正關中可取之機也其時欲制曹氏當以蜀中窺長安爲正兵而遊軍從荊州以綴宛洛故周瑜爲孫權畫策急以取劉璋并張魯結馬超爲上甘寧亦主其議而孫權謂使曹氏得蜀荊州必危英雄之所見審矣不然孫氏方捷於荊何不徑由江陵北向而顧爲此迂圖哉其後孫氏不能得蜀故終吳之世不能得

志於魏況孔明曷嘗棄荆也荆州本非劉氏之有而江左君臣亦無推心劉氏之誠呂蒙之徒日相窺伺夫人又從中主之古無借人之地足以成王業者此孔明得蜀之後所以不欲裁抑法正也吾則謂孔明之失正在不能棄荆以起孫氏之釁而蜀遂以之不振何也孔明隆中之策本欲兼荆蜀以爲家有蜀又有荆兩軍並出艮爲可恃然孫氏旣索荆則其勢已與劉氏分況荆本孫氏所取今據之而不返其曲蓋有歸矣曷若慨然以荆州還之孫氏則隣好尚可保而以全力由漢中以撓長安彼十部之餘必有響應者況馬超以宿將正在蜀

卽不能盡得長安而要之長安必危孫氏旣得荆亦必進而圖襄陽則曹氏之勢大分矣曹氏知兵故其棄漢中也急徙武都氐於天水誠懼漢之撓長安也計不出此乃使前將軍日結怨於吳而浪用兵於魏卒不聞漢中之一甲一矢應之於西以相犄角也不但西師寂然而荆軍之出疾呼夷陵上庸之援竟亦不至也可以謂之知兵乎劉封固庸材然孔明何不見及此也夫得宛洛之地千里不如長安之一郡一縣也何其瞀歟迨白帝之役趙雲亦謂當急據河渭上流以圖關東不當從事荆吳則荆州之不必力爭也明矣或曰前將軍之出

師也魏人將遷都以避之宛洛震動何子過之深也曰魏人恐其挾天子而去故欲遷以避之遷帝也非遷都也魏人之都在鄴不在許卽使漢人得許亦未能窺鄴也而況徐晃已至宛城之內應已平前將軍之兵已折卽無糜芳輩亦敗而歸耳然卽襄陽可得許都可至挾天子以攻曹氏而彼以幽冀之地自固亦不能挾其頸而笞其背不如得長安之爲萬全也是說也蜀人廖立蓋嘗言之而蘇氏未之知耳或曰然則襄鄧不足恃而宋之南李忠定諸公皆欲都之何也曰爲其近汴梁也宋人不甚爭長安以逼於西夏耳則勢必由襄鄧以入

宛洛衆言各有所主也

司馬孚王導論

古來篡弑之禍必有判身家爲之羽翼者其人既已不顧名節亦更何所惜李德林高熲之徒以爲縱事不成族滅亦所不辭至於陰附而陽離欲以蒙天下後世之耳目以爲事成吾可以享佐命之功否則可以避禍斯其術倍工而其心倍拙吾於晉得二人焉其一曰司馬孚其一曰王導是二子者一成一否而道則同史言孚當其兄執柄之時嘗自退抑果爾則其預誅曹爽之密謀何耶疏跡者而能然耶嗚呼狼顧之相孚所曉也三

馬一槽之跡乎所惡也而邵陵之廢高貴之弒皆極力粉飾以示其無預果漠然不知耶至當塗改步猶自言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斯其言將誰欺歟乎以文明舊臣官至鈞輔使果乃心王室卽令見制於家門力不足匡何不飄然去之以師昭之悍其不容臥榻之旁有人異志又可知也蓋孚之始也見人心尚未忘魏王凌毌邱儉諸葛誕王經之徒迭出或尚能輔魏以存故爲自全之計及久假而不歸遂自附於貞士矣善夫厚齋王子之言以爲上不能爲叔肹次不能爲朱全昱者嗟乎其所謂不夷不惠者正其欺天罔人之祕也當是時

有習陽亭侯順者孚之姪也其人不達天命稱制之際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讓遂悲泣由是廢徙姑臧卒守意不移終於貶所向使孚之所爲如順安乎之封太宰之拜安得加其身耶而溫公乃取孚而畧順則其疏也王敦擅命司徒導以婉順處其閒時主不之疑也然使姑孰之疾有瘳典午之命終墜則所謂大義滅親者又居然司馬家兒矣何如王彬之正氣凜凜也雖然原夫孚與導之心始萶畏禍其後則猶思掩惡至如宋齊邱之徒恥禪代之議爲人所先而反覆操異議以梗之進退失據反以遭其君之譴則又降而愈下也矣

陶侃論

坡公謂晉史所傳陶侃折翼之夢以爲出於庾氏誣謗之口庾陶多嫌隙誣謗諒有之然遂以爲忠誠足貫神明則吾未敢以爲然也當時忠誠孰有出溫忠武之上者卞郗二公亦其流亞而才不足以匹之陶侃因不預顧命胸中怏怏勤王之師累欲返鎭向非忠武誰挽其篤其可謂之純臣乎陶侃而謂之純臣則郭汾陽之累黜累起毫無容心不足貴也司徒導之入石頭也侃笑以爲非蘇武之節然向非忠武侃亦無乃爲甘卓之流乎曾憶明季臥子先生嘗有此論今忘之矣作陶侃論

謝安論

王謝齊名其人亦相似王敦之難導不能抗也而能巧自異於敦然不過待敦之死而已使敦不死遂成其簒導將如之何桓溫之難安不能抗也而能婉自異於溫然不過待溫之死而已使溫不死遂成其簒安將如之何敦與導爲兄弟導之心或別有不可知者安則非其比也特其才不足以討亂節不足以拒逆於是累改九錫之文以冀事緩而變生其亦僅矣向令安才足以討亂節足以拒逆則溫以九錫之文至從而聲其罪加以六師可矣豈不毅然大丈夫所爲耶淝水之捷千古以

爲安之才吾以爲是役也符堅失律使安得以成其名益亦幸而勝耳安之拒桓冲勤王之師益其矯情鎮物之能事非果有成算也安能令元成淝水之捷何以不能令元乘勝直取秦之國乎厥後進師黎陽不能復京洛并可以知元之才矣

袁憲論

甚哉袁憲之妄也韓擒虎入丹陽而勸陳主用梁武見侯景故事以臨之何其不倫也景雖凶逆然究嘗爲梁之臣子故得以御殿之禮懾其氣擒虎於陳寧有此哉向令陳主用其言其被辱當有更甚者甚哉憲之妄也

然則溫公載其言於通鑑何也曰溫公偶然之失也溫公蓋有取於憲之臨危不輕去其君而遂不審其言之誤也雖然陽源袁氏如淑如覬如粲亘世濟其忠義梁之昂則始抗節而終失之惟憲亦卒失身於隋陽源之澤衰矣

韓柳交情論

茅鹿門責退之謂其嘗以列卿光顯於朝不能援子厚於縉帶而交之日而顧弔之於墓草既宿之後是乃目不見唐史之言近日臨川李丈穆堂據兩家歷官之年駁之是也而於韓柳交情委曲則似尚未有盡者予乃

更爲論以申之
退之官御史時於子厚爲寮友然當是時子厚實據要津參大政其視退之之孤立者不同夷攷伾文當日原有澄清天下之思故能收神策軍之權御藩方之請事事皆爲唐室罷政起見其心未可盡非而不自知任重之非其才也順宗不久其位新舊猜嫌之際伾文遂不克自支一蹶而滿朝皆加以奸邪之目遂使八司馬蒙謗是固出於後世成敗論人之口而范文正公所極以爲冤者獨是時方有一退之而不能用偶爾建言遽有陽山之貶斯則當路諸公所不能辭其咎而其卒不克

大有所爲亦正於此可見況其中疑案尚未易明也退之寄三學士詩有曰同官多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讐其別竇司直詩有曰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是因陽山之貶而歸過於柳劉者殆不一日退之雖不遽信人言而其中亦不盡怗然也然吾以爲子厚必無排退之之事使其有之則後此豈有靦顏而託之以子女者特其不能力爭於伾文則誠足抱友朋之媿而人言亦有自來矣故使子厚再假數年則必還朝還朝則其與退之必有剖晰前事可以釋然於形迹者而不意子厚竟不得再見退之以死若退之之經紀其

身後斯則古人之誼不以蒼黃易節者也謂其中年竟未嘗有纖毫之相失者非也古人於論交一事蓋多有難言者而陽山一案關係舊史又不獨爲世之處功名之際妨才嫉能遺棄故舊而妄藉口於古人者戒也道退之銘子厚力稱其以柳易播之舉夫同一子厚也豈獨於退之爲小人於夢得爲君子乎吾知退之是時亦固諒前事之虛矣

李習之論

伊洛諸儒未出以前其能以扶持正道爲事不雜異端者祇推韓李歐三君子說者謂其皆因文見道夫嘗波

靡流極之世而有人焉獨自任以斯道之重斯即因文而見安得謂非中流之一柱哉乃韓歐已祀文廟獨不及習之則尚論者之闕也習之之學未嘗盡本於退之或者不察竟以爲韓門籍湜之流蓋退之實欲致之於門下特習之不屈耳習之之妻退之兄子也然其呼退之爲兄則尚不肯以後輩之禮自居而況師之云乎自秦漢以來大學中庸雜入禮記之中千有餘年無人得其藩籬而首見及之者韓李也退之作原道實闡正心誠意之旨以推本之於大學而習之論復性則專以羽翼中庸觀其發明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子思自

子思推之孔子而超然有以見夫顏子三月不違仁之心一若并荀揚而不屑道者故朱子亦以有本領有思量稱之至去佛齋文則其所以衛道者尤嚴嗟乎伊洛高弟平日自謂以爲直接道統者多矣然其晚年也有與東林僧常總遊者有尼出入其門者有日誦光明經一過者其視因文見道之習之得無有慙色焉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然則孟子而在不將亟進習之於上座哉至其平賦則周禮之精意也得此意而善用之雖麟之盛可復也蓋習之有體有用具見於復性平賦二書文中子之書流傳已久獨習之嗤其似太公

家教吾於是而知習之所得蓋未可以尋常窺也退之文字之交徧天下至其解論語解孟子則習之一人而已後世以習之之文稍遜退之而幷其有功於聖門者而掩之惡乎可歐公之於唐人並稱韓李而其慕習之也尚在退之之上然其所以慕之者祇於不作哀二鳥賦而止而反謂其復性書不過中庸之義疏則尚未為知其本者惟葉石林宋潛溪所以論習之最當而近人罕信之是皆因文見道之言誤之也或謂習之言道而其言未純於道闢佛而其言時或染於佛此亦本之宋子嗚呼苛矣是不過習之之學力稍未至而遽短之可乎

唐書於習之學術概略不書反言其累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習之恚懼移病爲有司論罷夫逢吉之娟克讒人不曉習之而欲得顯官耶必不敢斥逢吉既斥之矣寧復有顯官在其意中者且習之而懼逢吉耶亦不敢斥逢吉既斥之矣抑復何懼之有是蓋當時朋黨小人誣善失實之詞而史臣誤采之者雖以荆公之識不能盡諒此事異矣今因論從祀而牽連及之并以糾舊史之謬云

杜牧之論

杜牧之才氣其唐長慶以後第一人耶讀其詩古文詞

慼時憤世殆與漢長沙太傅相上下然長沙生際熙時特爲廟堂作憂盛危明之言以警惰窳牧之正丁晚季故其語益蒿目搥胸不能自已而其不善用其才亦畧同牧之世家公相少負高名其於進取本易不幸以牛僧孺之知遂爲李衛公所不喜核而論之當時之黨於牛者盡小人也而獨有牧之之磊落李給事中敏之伉直則雖受知於牛而不可謂之牛之黨衛公不能別白用之槪使沈埋此其褊心無所逃於識者之責備而其勛名之不得究竟至有朱崖之行亦未嘗不由此然在牧之則不可謂非急售其才而不善其用者也衛公討

澤潞牧之上方畧衛公頗用其言功成而賞弗之及衛公誠過矣然古之人有成非常之功裂圭封之而飄然辭去者牧之獨弗闇耶亦何用是怏怏爲也且衛公雖未能忘情於門戶之見而其相業則雖怨仇之口不能沒牧之所爲詩其於衛公深文詆之是何言歟近世海鹽胡孝轅謂牧之年未五十四典專城亦不可謂之牢落其言良是長洲何焯不以爲然果爾則是必爲鄧仲華而後可也且牧之自湖州入爲舍人唐之舍人乃入相之資也其時衛公已退牧之之大用亦不遠矣而讀其應召時詩何其衰之甚耶殆亦長沙賦鵩之徵也非

所謂不善用其才者耶嗚呼天下之難得者才也僅而生之而或有人焉掣之或又不能隨時知進退得喪急求表見而反自小之是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天下之不幸也吾願操大鈞之柄者其無以成見爲用舍春容而陶鑄之而負瓌奇之器者其無以一擲不中遂憔悴而喪其天年其庶幾乎

唐天祐紀年論

漢亡而昭烈支一綫於蜀梁亡而永嘉支一綫於鄴劉崇之太原南宋之厓山成敗修短不同而其事同也昭烈得而爲正統則何氏之欲存永嘉亦宜然儒者置之

與劉崇等以其在五代也厓山則無可議矣獨唐亡梁篡更無親支之可期而諸藩各以天祐紀號綿延幾二十年則又一變局也然前此亦有例晉亡宋篡而仇池王楊盛猶以義熙紀年終其身不改則唐末之權輿矣諸藩祇太原尚有心於唐其餘如鳳翔淮南亦何足以語此劍南則不久郎止矣然是乃核其實而言之也若以名言之則天祐之號尚存不與東西京之廟社俱亡天下猶知有唐而史氏不得并此一綫棄之矣夫西周之共和亦猶唐末之例也特西周之時無篡號者而青宮尚有宣王在髫年爲可望耳然使李克用不早死終

能滅梁張承業之徒輔之安知不求唐之宗子而立之何必不追美於其和敵宋元憲公紀年通譜直以天祐紀年引而下接於同光而近世長洲宋　亦祖此以脩書是與帝在房州之例不同爲可從耶然則晉朔之斬亦當在楊盛之卒不得以宋之篡爲限也然其以太原稱帝之歲接天祐則亦非也夫諸藩自劍南而外十七年而太原滅梁淮南已先稱制然鳳翔猶用天祐也同光二年始入貢稱臣於洛則唐之紀年尚延二年若以同光之元直接天祐是亦未覈其實不應其十七年以前當存而十七年以後當去也夫鳳翔固頗有亡唐

之罪者其不足以望太原復仇之師明矣然而唐朔自十七年而後以鳳翔較多二年是不可沒也吾故曰不以天祐紀年則已如以天祐紀年則當以鳳翔之奉同光爲止是前人所未及也

唐李克用元擴廓論

衰世人物有不可以春秋之義拘之者歐陽公之論李克用也以爲僖昭之亂天下並起而窺唐朱氏以梁李氏以晉而梁先得之故克用以之爲名此其說嚴矣而未盡吾嘗綜克用之始終而觀之蓋其生於唐末習見藩鎮竊據之徒以爲是亦無害也而以沙陀之性負其

雄畧而莫施則亦思據一鎮以自見然謂其有妄覬神器之心則不可（王琳自言位望有限豈敢與官爭闘爲帝蓋亦同此）故既得之則其爲國家禦侮折衝必力朝貢必勤然苟無故而猜疑之裁抑之則彼亦有所不受斯其人固不純而其心則無他嗟乎克用前此無論矣既平黃巢而後一過京師再抗王旅其罪不可爲不重然亦由令孜張濬輩有以致之觀其後奉命討邠寧一奉朝旨斂軍而返鳳翔之困孤軍深入不惜敗北則素心固可原也唐不能推心於克用有急而求之事平而棄之以致朱氏日張而唐亡之後終身不失臣節則至誠不可沒也後五百年而

有元擴廓宛然似之世人之論擴廓謂其阻兵自固目與諸鎭爭勝雖累有詔書抗不奉行卒之內患紛然而國勢愈蹙然當元末義兵紛起其立功者祇擴廓其不負元者亦祇擴廓元人乃弗之恃而反惑於憸邪始猶依違和解未幾而奪兵未幾而削爵自壞其長城何其愚也嗟乎河朔三鎭則李忠齋輩之前車也王行瑜則李羅之前車也劉仁恭李存孝則關保貊高之前車也天生此輩其亦所以困英雄而畢之肘而是國之將亡蓋不可復挽矣夫擴廓寧得罪於太子而力持內禪寧禦侮於藩方而不貪揆席此二者幾幾乎古大臣風至

於明使三反卒不報聘與之結昏亦不反顧何其烈也以殘元之臣子如此其餘雖怨之可也嗟乎擴廓之敗於太原危於大同播遷於甘肅而賷志以死於塞外可謂窮矣然明祖不能不動色稱之則公論也

晉開運用兵論

晉開運之挑敵也世皆咎以不用桑維翰之言卒亡其國予全子曰吾觀維翰之言不過以謹守舊盟爲苟安計是亦庸人之見耳晉高祖之得國固鬼神之所惡也天釀其毒生一出帝以嗣之而景延廣在內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三人在外楊光遠趙延壽皆昔日之亡唐

者今轉而亡晉古今酬報之速未有過於此者若自繼其世者言之則不幸而吾祖父有此玷於前吾膺其統使人得世世以兒皇帝畜之屈身下氣至於黃河如帶泰山如礪而弗敢易以稱善繼善述是亦必無之事唐高祖之臣於突厥雖未若晉之甚要其可恥則一也太宗赫然滅之遂以斡父之蠱使出帝有相如房魏有將如英衛俘德光而犁西樓之穴彼維翰者束之高閣可矣是故開運之禍在於誤用人而不在戰德光之才遠出阿保機之下而是時中國之可乘亦非若梁唐雲擾之際故唐明宗因王晏球中山之捷遂連斬契丹之使

者而德光讋不敢動述律后且以東丹之故頻請和而不克卽當開運之初景延廣以十萬橫磨劍挑之而遲之二年不敢以一矢南向則不可謂無畏晉之心也迨楊光遠招之始決計入寇而實儀一言李守貞卽大敗之於馬家渡遂與光遠隔絕德光決戰戚城又敗坐視光遠之亡不能救也其先後告捷者劉知遠有秀容之捷朔州之捷馬全節有北平之捷定豐之捷白從暉有衛水之捷梁進有德州之捷白從珂有七里烽之捷孫方諫有狼山之捷薛可言有齊州之捷張彥澤有定州之捷泰州之捷誰謂晉師之難用者至於陽城之役幾

獲德光而彥澤狠必未變之時亦盛言契丹可破之狀申度之奢橋也德光遽欲引軍北還蓋其軍律亦易與耳故觀於白團谷之圍軍士憤怒大呼請戰則晉軍不可謂不勇觀於申度之降哭聲震野則晉軍不可謂不忠當是時何必百勝之將但如高行周符彥卿之徒已足支吾而必用重威輩者天使之也蓋當出帝之時其勢不可以不戰以高祖之驚悍猶且悉索奔命稍有不遂即遣請讓斯其局不可支使出帝謹守成轍雖竭中原之力有所不足終亦必亡而已至若維翰欲奪延廣之位而陰使人說帝以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則固屬欺其君之言夫維翰有何術以制契丹當時之制契丹惟有職耳如維翰意不過臣妾以奉之耳史夸維翰再相一制指麾十五節使無敢違者然首用重威爲都招討使卽是役也迨其後委鎭擅自入朝維翰始疑而欲廢之則已晚矣善乎張魏公之言曰維翰始終主和不過偸安固位而已歐陽公謂卽令重威等不叛晉亦未必不亡此蓋以高祖之刱業本無國脈又重之以出帝之童昏不亡不止此探本之言也明乎此益可以見開運之禍不關戰而戰更有未可非者是又尚論者所當知也

周世宗論

周世宗之用兵也所向幾無敵手使天假之年則區宇之混一固不待宋藝祖昆弟卽其削平功烈亦當有光於宋不至如藝祖之累駕而終不能制契丹世皆言世宗南征北討之策出自王朴以予觀之世宗固未嘗用朴之言是以其功尤偉朴之言至藝祖始盡用之而其失計亦正坐此朴謂諸國之易取者莫如唐請先收其江北因乘勝以下江南然後盡定三川五嶺之地始及燕雲而世宗首出兵以攻蜀隨卽伐唐其於蜀也翦其秦鳳階成而遽止其於唐也翦其江北而遽止而急用

師於三關其所經畧飄忽震蕩令人不測夫當時孟李二嗣主皆庸才也當夫隴右倒戈淮南割地因其兒也而乘之可以不煩再舉而世宗審於強弱輕重之閒則不然當時之能為中國患者莫如契丹其據山前山後之地尤腹心之憂也不特河東與為脣齒而且閒使出沒唐蜀幾然中土所幸者德光兀欲適相繼死契丹之勢亦中落此燕雲可取之會也世宗知諸割據之當問者首燕雲而恐中國有從而窺其後者於是先用師於蜀使之匹馬不敢下隴繼用師於唐使之一楫不敢渡淮而我可以長驅於盧龍之塞矣燕雲既下周師之威

寰宇內諸霸國歛袵而朝可坐致耳倘先罷兵力於中國則契丹反得以完所備而北方之事或未可料故世宗弗為也其後藝祖不能遵世宗之策汲汲焉以削平諸國為事貽燕雲之憂於太宗而不知太宗之才不足辦也朴之言以諸方既定則燕雲必望風內附如其不然亦席捲可平其言竟弗驗也馴至澶淵之役而歲幣起宣和之後而兵禍起然則世宗之所見卓矣予嘗謂宋之開國無武功無論契丹一遇西夏即不能制其所吞噬皆垂盡之國耳太宗欲伐契丹則趙普固諫迫師出無功而普夸其先見果爾則燕雲必不當復也使世

宗不死其庶幾乎方其下關南發固安睡王部落束裝駐馬望塵思遁雖善戰如唐莊宗未有得志如此者也天之未厭亂歟抑亦宋諸宗之不幸也

宋澶淵親征論

明括蒼王交山著論力詆寇萊公澶淵之役以爲天子外建諸侯以爲疆場內置宰臣以爲輔弼天子但垂拱而治疆場有事諸侯當致其力朝廷不寧宰相當任其責必欲天子親征則將焉用彼相矣幸而契丹請和車駕坦道而南苟或失馭不惟河北淪於敵境而天下之事去矣萊公卽遠遷何救於國子全子曰是論也明人

多取之葢有惕於英宗之北狩而信之也雖然是固未可同年而語矣以萊公之忠豈不知萬乘之不可以輕出顧是行非得已也當是時契丹之横甚矣宋之不競又已甚矣以金甌無缺之天下鞭箠四裔亦當沛然有餘乃兵鋒一抵河上而重臣皇然請幸成都者有之請幸金陵者有之推情論事其不能有制勝之將可知矣其不能有運籌之相可知矣所恃者萊公耳以萊公之才赫然整大師而出其於契丹亦有何慮而必奉天子以出者葢王欽若之徒可畏也以萊公在朝尚且費口舌以爭之甚至出之天雄而後成行向使欽若居中則

雖出國門明日有從中牽制之者不特不能爲裴度而且爲李綱故反覆思之惟有挾天子以親征則六軍在吾掌握而諭諭訛訛之徒無所預且又足以壯士氣而寒敵人之膽不惟壯士氣也亦使天子親履行陣有以知敵人之可禦而恍然於望風請遷者之可斬蓋一舉而衆益備焉自是契丹亦果懾於天子之神武不復犯邊萊公之善算爲何如乎蓋萊公之所以遏寇者早已了然於方寸不過借天子以杜羣口充其志方且欲爲百年之計以大創之此固非爲孤注之說者所能曉也至若有明之事則非其倫也總戎而出者誰爲萊公其

人乎環衞之長誰爲高武烈王其人乎王振之力排羣議必欲其君親出盩欲車駕道經其第一幸爲榮此其所見安得不僨事乎萊公本一書生耳千軍萬馬亦自之羽交錯而乃與楊大年飲博自如是非漫無成算而故爲無懼者也特此以比有明之事則所謂不知而妄論者也

曲端論

宋史臣之爲曲端立傳也求其一二卓犖可紀之功叙寥無有其纍纍者跋扈遁逃之狀而已而猶以張魏公之殺之爲非辜且謂南宋不振之故自殺端始斯誠不

解其何見子全子曰吾諦觀端之爲人亦小有知兵料敵之長而剛愎而不仁忮刻而自用尤不樂同列之有功名并不顧國事之有急難此其所以再起再蹶而卒以之殺其軀方宗留守之用爲經畧也其時關隴六路雖已隣於強寇而所在義兵徧野民心未負宋也端從任事以來聲稱蔑如而志在并軍性復怯戰婁室自龍門度河曲方遁矣鄜驥死矣王𤫊潰矣唐重死矣同州再破再敗矣端無一旅之赴而誤張嚴於鳳翔使之輿尸罪一擅斬劉延亮罪二閧鳳翔長安議恢復欲攬其功擅斬鳳翔將劉彥希罪三又殺長安將張宗罪四王

庶制置六路端不受命八公原之戰飛書止諸帥會兵而邀遮淳化罪五以金人過河散渭南義兵罪六脅貢以師會王庶端又阻之罪七延安之急不救王庶來奔反奪其符印而謀殺之罪八使部將幷王瓊軍罪九兼帥鄜州而不救罪十其間祇有清泥嶺之一捷而又出自吳玠之功然則誤關隴之事至於四裂而不支者端爲禍首而當時莫之能問也迨魏公以中樞開府倚其宿將而朝中頗以前事爲疑於是以百口保之遂有都統制之命其所以湔洗之者至矣然而李彥仙困陝州則不救吳玠戰彭原則不救皆以幕府之檄促之端之

遷延而不至聽其或死或敗者如昨也臣節至此可謂無復人心者使以司馬穰苴之法論之專殺固誅失律亦誅慢令固誅負恩亦誅端之所堪乎反者果安在也吾又聞築壇拜端之日魏公咨詢方畧端言見兵八十萬須斬其半方得其半之用見周氏涉筆信斯言也則雖杜郵之戮不足以蔽其辜也然世之所以訟端寃者則以富平之師端言之而中也當魏公將出師端謂驟合諸路大衆不若以偏師迭出擾之是固兵法但魏公此役別有苦心不得以成敗論之是時行在失守乘輿飄泊鎮江之勝雖足使兀术膽落而淮上之軍胥進未去魏

公懼其復有渡江之舉遂大出師由同華鄜延以擣其虛而兀朮果由六合西行以援陝西劉子羽王彥之諫也魏公以爲東南事急不得不出於此斯言也執干戈以衛社稷之心如將見之川陝雖挫而東南遂高枕而無事矣中興聖政記以爲魏公非不知五路兵將之情未通非不知三年養力之期未滿而必憂屬車之淸塵然則諸將之言特論事勢者之常豈知夫元老大臣蒿目犯手而爲之者固別自有爲哉至史家言魏公嘗詐張端旗以懼敵是尤誣妄之甚者婁室以孤軍恣行三輔未嘗一挫於端則其旗固不足以張吾軍而寒敵人

之心使果懼之富平之役端本以轉運在軍婁窒不畏也自是而後三戰於和尚原一戰於箭筈關一戰於仙人關皆吳玠也再戰於金州皆王彥也一戰於饒風關則吳王之合軍也二將皆萬人敵也誰肯冒端名者哉是特野史附會之談而續通鑑者無識竟采入之晉鄙之客造謗信陵固不足致詰也且夫李光弼之涖朔方也誅張用濟余玠之涖蜀也誅王夔古來丈人之嚴軍律未有不懲悍帥而可以期成事者吾謂魏公下車即當暴端之罪尸之三軍以示不用命之罰顧乃計不出此而猶欲收其桑榆之效吾知其無能爲也及其誅也

以薊府治一部將不能著其應有之獻而於區區文字之間誣其指斥又坐以謀反之名責以部下張中孚趙彬之叛是則端所不受也求其罪而不當反令死者得以有辭是則魏公之失而王庶吳玠亦與有過焉聖政記曰端死頗爲時所惜然議者謂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宿憾搖足而秦蜀非朝廷之有雖殺之可也是有以誅端之心矣嗟乎魏公之精忠足以貫日而短於才故累舉而累蹶其蒙詬於陝中也以曲端其蒙詬於淮上也以劉光世不知不殺曲端陝中之軍令不肅不能劉光世淮上之軍氣不揚雖有才十倍於魏公者無以成

功陜中之敗以輕敵淮上之敗以失人是才之短也有明之人疏於攷古襲宋史之唾餘而極詆魏公甚至比曲端於岳飛則眞愚而妄者也

劉錡論

劉太尉晚年禦完顏亮無功世多議之或謂其有雅量無英略或謂其狃於順昌之勝或謂其用從子是皆出於虞允文之徒所造謗其實非也正隆入寇聲勢雖盛然其才非兀朮比也淮東出師以全軍委託非順昌五千人比也太尉能破兀朮於順昌而不能保淮東此固世所不信也然當時之致敗則非一端和議已久軍士

弛不堪用一也諸宿將皆死餘無可共功名者順昌所
備祇一城太尉一人足辦之而至是則非一人之力所
能二也中朝先無戰意急而謀之三也而太尉又病故
不克有功且此中本末尚不止此也完顏亮之初發偏
問諸將莫敢當太尉者乃曰我自當之及太尉出淮東
而亮反以大軍自淮西太尉之所遇者其支軍也當時
淮西之迎敵者爲王權望風輒遁亮遂至采石欲渡江
太尉方在淮東相持未下而江上事急中樞日以符促
太尉還軍保江於是不得不還由盱眙而江都而瓜步
以中樞之符日至太尉固未嘗敗也假令王權稍能守

淮西二十日太尉可以不歸而亮亦斃矣太尉既還淮東自失不得委過於太尉也吾聞太尉初渡江而北也以病日食脫粟中使以醫至歎曰我本無病止緣國家邊事必不肯先發制人以至敗壞憂憤至此中使因述自今必不中制之旨太尉即矍然而起具奏建大將旗鼓往盱眙謂諸將曰諸公墳墓在北者宜具拜掃之禮此行當為諸公建節既至與金人夾岸無日不戰中使至者見虜勢盛皆震悚太尉曰惟以死報國耳其壯如此及還瓜步尚遣人自京口取家屬至謀以死守而中樞促愈甚太尉亦病愈甚用兩人扶掖坐肩輿中神氣

尫悴其子無馬使人負之然尚慰諭居民以大軍在江北決可無虞不須驚皇嗚呼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讀史至此猶欲從而議之則無復人心者也乃若允文楊林之勝張皇已甚吾以中興遺史攷之是日亮以五百人試十七舟於江允文以十舟擊破之則捷奏中所云殺賊無算者妄也亮於次日棄采石而趨瓜步亦豈以允文之勝益亮素畏太尉之軍及聞其以病退而瓜步已下故遂思合勢以進非因敗而走也時李顯忠尚未至楊林小捷不爲無功然亮軍極盛豈肯因五百人之挫而遽走假使亮次日不去金師竟渡未卜允

文如何應之乃會逢其適遂從而夸大之且謂太尉開之自稱媿死不已過乎且使亮不死復從瓜步臨江未卜允文如何應之而耳食者以虛聲言史事妄加褒貶其可信耶夫允文致身宰相以是捷也及其旣相亦嘗有經略關陝之說卒無尺寸之功豈非狃於楊林之役耶然則柰何以之譏太尉哉古今之稱奇捷者赤壁也淝水也楊林則絕非其倫而因欲以之盡太尉則眞無識者矣

論謝上蔡應城事

胡文定公爲湖北提舉時上蔡知應城縣文定因自楊

文靖公求書見之既至湖北遣人先致書已而入境上蔡不迎吏民皆驚以爲知縣何慢監司文定徑修後進之禮入謁愚謂文定之所以自處者是也若上蔡則執師道而過焉者也夫監司者天子所以蒞有司使上蔡不爲知縣則雖閉戸可也布衣之於顯者分不相干而以道自重固不必因監司而屈也既爲知縣則監司之屬吏非監司之得而屬我乃天子屬我於監司也監司之問道於知縣爲私交知縣之致禮於監司爲肅敬故監司可忘其尊而知縣不得自倨其學朱子乃謂上蔡既已得書自亦難於出迎是何言歟以知縣迎監司非

必遠有貶於知縣之學乃爲天子尊監司也楊文元公當嘉定間知溫州有挈家子以奉使至郡識察文元以天使禮出郊迎使者以父執故間道走州入客位文元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次客固辭主人固請卒以賓主相見當時以爲各當其禮斯其視夫上蔡之事雖非一例至於即此悟彼則固有可以旁通者或曰上蔡蓋有感於師道之不立而抗古誼而爲之也然吾觀文定自交上蔡以後雖得其所學爲多究未嘗在弟子之列也然則上蔡之以師道自居而岸然不修屬吏之儀揆之於禮似尚有未安者朱子言上蔡天資高凡如此者

殆亦賢智之過歟雖然今世亦安得有如文定其人者而懼蹈上蔡之過乎是則吾之多言也夫

明毅宗南遷論

崇禎甲申之難遺臣故老爭歎息於南遷之議不行而李明睿遂僞爲請南遷疏以自夸炫予不以爲然也作明毅宗南遷論

不必問天子之可以遷幸與否但當問遷幸之有濟與否天子爲四方之主無所往而非吾土此以平日之遷幸言也若干戈及京師委而去之九廟之鐘虡列祖之法物聽其存亡可乎故操死守之說以待勤王者亦是

也然而事有萬不得已則與其偕亡不若暫爲遷幸以謀興復四方亦諒我之衷而不遽謂非也獨明毅宗之事則又不然毅宗之時文臣如范倪戚臣如劉鞏皆無尺寸之柄祇可一死以自明而掌禁衛兵如李國楨宦寺如曹化淳其能扈衛翠華捍牧圉而無恐乎倘用馮撫軍元颷之策由海道行則撫軍轉盼且爲部下盡奪其兵挺身南走矣撫軍忠篤有餘而應變非才也況出沒波濤之中乎倘由陸道行則山東大將乃劉澤清也其跋扈非一日矣嗚呼是時而謀遷幸不特無郭子儀之徒亦并無李懷光其人者不特無楊復光之徒亦并

無高力士其人者倘冒昧而一出不爲五將山中之符堅則卽福王之前車也以毅宗之剛爲何如而肯陷其身於不測非徒無濟反以增辱乎毅宗所以能不辱者惟其於事勢籌之至審故決於一死而恐後也曰然則宋靖康之事若何曰宋之與明不同靖康之被圍李忠定种忠憲未能竟其用也而敵已退倘如李种之謀敵固不敢再至卽不用其謀以再召敵而李不遠黜种不死尚可復用之以支吾惟委之何㮚之徒所以亡也向使靖康之時遠而避之或長安或襄鄧謀國者之不臧豈能令金人之不至建炎之遠竄方且至於海上而不

足以退敵何也然則忠定操固守之說者其見卓矣自有論固守之非者而或且於賈泰之事是徐有貞而非于謙不已謬乎恭毅宗雖欲遷而不可者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七終